

和蘭醫事問答卷之下

徐克偉譯 沈國威校

問書

尚無緣得識先生，奉書致意，還望海涵。想大先生愈加勇健，可喜可賀！多年之疑難問題，集為一冊，託於衣關甫軒，幸得大先生之矚目，逐條詳示教誨，又特賜翻譯《解體新書》之略圖，不勝惶恐。蒙先生厚意，於百忙之中，懇切示教，經年之空濛，如撥浮雲，見青天。感激之情，難盡言表。本應速致謝忱，然春來餘寒，老病復發，曠日不癒，萬望恕罪。又生得隴望蜀之意，不顧大先生煩勞，恭呈以下逐條。希便中，略示教一二為感。

享保年中（1716～36），老拙若年時，為家業赴江戶（今東京）修業之際，聞桂川家持有和蘭醫書，欲為其弟子，得覽其書。經人介紹，造訪其門人，但被告知其時不取弟子，願望遂不得成。竊以為他處絕無和蘭醫書，然先生既已披覽數十部，欽羨之至。愚乃僻壤老朽，於鄉間終老一生。實不知今日世上蘭書如此之夥。仰先生大札，雖始知其書目，四十餘年之素志得償，歡欣不已。

楮林家金瘡書發行之事，亦蒙先生示知，今已命弟子訪求。居於偏遠之地，此等事亦不知也，如陷阱之蛙，思之甚恥。

和蘭文字之解，藥名不同，不辨 Latijn 及各國語言，雜亂混為一談。於此老朽亦略有感觸。又漢土醫道，迄於周，尚為正確，然世代更迭，經戰國，內外醫道大衰，外科幾乎斷絕矣。至宋元之際，漸有唱立一家者，然漢土之人陋習，無端增其名，分病門，故療治之規矩不立。先生指陳條理分明，令人感服。先生以前無古人之識，思建立日本一流之外科，成著述草稿七八卷，拜見立病門之方，並卷首趣意文章數行，得知大略梗概。先生年富力強，壯志凌雲，欽佩之至。此書脫稿之日，縱無和蘭醫學，事亦無妨。然先生學識另有發明，聞終放棄此書。實願先得拜讀之。

老拙不信世間之和蘭醫術也。壯年之時起，借得諸家秘傳醫書種種，經眼者十四五部，大多為膏藥、油藥之類。愈讀愈不信。自四十餘歲之後，漸思建立漢土醫術流派。生來不才，未有結果。加之地處僻遠之地，難成其事，一生終為一介巫醫而已。

誠如大札所示，漢土醫術以內藥為主，拙於外治之術。老朽迄今為止亦以為漢土內科醫術精湛。然先生披覽和蘭解剖書，覺察漢說可疑之處，遂剖剖刑死之屍而覽之。所見大異於漢人之圖說，而與和蘭人之圖分毫無異。始知和蘭之說亦甚精密，立志翻譯。先生備述翻譯《解體新書》之由，並逐一詳細賜教，真心悅誠服。以老耄至愚之眼力論之甚恐，其他醫術不得而知，惟於和蘭醫術，所謂古今無雙之大豪傑，不待文王而出者非先生誰人能當。

拜讀惠賜之解剖圖，不覺狂呼，口張而不合，舌舉而不下，瞪若木雞之老眸，頻頻感泣。

不知和蘭人何時來日本也，或二百年前後之事。常與弟子言，二百年以往日本必有翻譯和蘭醫書者，不日即可得其書而讀之。果不出老拙揣度，大先生在焉。老拙欣喜之情，如青盲頓開，跛躄忽起。三十年來，每會同業之人，論及此，皆若聾啞之類，難辨是非，唯切齒搔癢爾。天賜良緣，幸逢伯樂之一顧，冀北老馬，得躡蹠長鳴之時，誠千載之一奇遇也。

自鳩摩羅什之輩翻譯佛經至今，佛教不唯漢土，乃流行於日本。佛道之繁昌如是，依此思之，和蘭醫術將行於漢文所通諸國，如先生示亞細亞內之同文各國。承先生譯書恩澤者，不盡萬萬億兆，實無窮之仁惠，天下之大幸也。

先生今四十有一，俗諺有云，四十似人之三四月，實可依賴也。又得同志之士，靈慧過人，正富春秋，先生之大業，數年可得成就，為生民之至幸也。老拙常歎為巫醫之屬，逢此勝舉，真正和蘭流外科之流派得以創立，有始祖，有宗旨，先生即開闢倡導之大祖師也。脫離無宗旨之巫醫之屬，可橫行獨步於施治場中，償老拙多年之志願，歡欣雀躍，其喜無比。

不唯如是，先生解剖之詳論，破成周以來之妄說糟粕，一洗漢土迂腐守舊之醫術，引介和蘭醫術簡要之捷徑，使億兆之國，億兆之生民，得免夭折，躋壽域。先生之功，堪比羅什，不讓三藏法師譯語之功，不唯成外科一家之祖師，真可謂是大慈大悲之菩薩也。只恨老拙暮景臨淵，年已六十有二，加之多病，恐難存命至於先生大業成就。還望先生憐察。

正保年間（1644~48），來日之卡斯帕爾者，醫術高妙，亦著有解剖之書。其所傳醫書，共四卷，二卷為膏藥、油藥，二卷為疾病論及治療法。專效《外科正宗》，立病論病門，乃至人面瘡之療治，然未有內科治療之方法。僅用膏藥、油藥之類，從外表施治爾。故甚不可信也。必是庸醫之胡言亂語記錄一冊，偽飾成蘭醫書之《外科正宗》。其時之和蘭通詞，亦不如今日之吉雄、楳林等。日本醫者不諳和蘭文，和蘭高明之醫術，反被糟蹋，甚為憾事。

讀荻野氏所著《刺絡編》，內有和蘭針法要術。外國的術語附上日本假名，再在其間注上漢名，重譯煩瑣，難見其要。不若只記漢字名，外語名都集於卷末，如《翻譯名義集》。這樣針法要術較易閱讀，更加方便。又曰 *Schatzkammer boek*，老拙雖不曉譯法，但覺似為西書名。又有漢土古法絕於本國，然傳於蠻夷的說法，老拙以為此亦傳會之說。

老拙有金瘡跌撲之書一卷，似摹寫和蘭書之圖，並將人口授內容加以記錄而成。然藥名之發音假名，分詞連寫處多有錯誤，疑作者不諳（外語）音韻。老拙等輩，*Latijn*、國語之不辨，胡亂一團，毫無自信矣。又見金瘡之術，而無整骨之法，尤其無內科藥劑之方，知其非和蘭醫書之譯也。但其圖應寫自和蘭醫書，惟不知是何書也。此書中，人身有稱之為 *Zenuw* 的經七十四，其下又有絡幾千萬，不知其數。此等經絡用漢名稱之，當為何物？恭請不吝賜教，訂正藥名發音之誤、漢名之不同。

東洋先生解剖刑屍，著《藏志》，左野氏誹議之，發偏頗之論，眾人皆喜。近來，凡出《藥撰》，即出《非藥撰》，出《醫斷》，即出《斥醫斷》。非為天下公論，乃為主張私說，誹謗前人，鬭諍不止，醫道之亂如是。況於日本，復興成周已來廢絕之醫道無論，雖立一家，眾愚皆諤諤鑠金銷骨之用心。雖感意外，先生應有所思慮。

曾想拜見先生一面，聆聽教言。然終不能成，甚憾也。欣聞《解體新書》近即開版，或可拜讀。惟 Heister 外科書譯成之日，或已做鬼。譯畢之部分，能賜下四、五頁，存命中得以拜覽，我願足矣。

所欲言者千萬，但惡筆不文，又入老年，不堪冗長造語作字，故以他人代筆，望先生體察。

四月九日

又，老拙長年疏於世間學問與和蘭醫術，文章漢字假名混用，望大先生容恕。

答書

舊年衣關玄甫子帶來大札，得以拜讀長久以來之疑難。曾就其中一二作答，知己達先生高覽。今又拜讀四月九日貴翰，知氣候雖寒冷，惟先生起居安寧，甚喜。前信中先生多年之疑惑，讀之感服之至，視先生為同志，遂不顧淺陋，直陳鄙意。得過譽之詞，誠以汗顏。自古士君子之所望者，縱千載之後而得知己也。不佞生涯之內，得遇如先生之鍾子期，萬古之大幸，不覺雀躍。然此厚之賞譽，實不敢當也。

前信所云，欲覽不佞著述之外科書，拙著乃未定之書，實不敢有瀆先生之清視，萬望先生容赦。

荻野氏著述《刺絡編》，有針法要術，西文名皆附注假名，間注以漢字名。先生指陳重譯煩瑣，應只記漢字名，西文名悉集於卷末，如《翻譯名義集》。先生所論極是。不佞此次之《解體新書》，亦費工夫種種。願書多有漢人未說之內容，故於書中設第三編，集名義之緊要者，西文名標以唐音，附注片假名。若此書幸傳於漢土，唐音自有其用矣。若日本人讀之，假名可也。此外或有無據者，書西文名，其下注以譯語。譯大抵有三種，對譯、義譯、直譯是也。譬如，骨者，西文曰 beenderen，可對譯曰骨。又 Kraakbeen，若鯨之燕骨，其骨脆軟；此語之 Krak，若鼠嚙物，卡啦卡啦之音；恰如鮭之冰頭骨，漢語有“軟骨”二字，故義譯曰軟骨。又飲食入腸胃，其精氣化為液汁，此液汁，漢語中無語可當，故用和蘭語之音，直譯曰“奇縷”[Gijl]。

先生信中指出荻野氏所說的《シカッテカンムルブック》似為西書，但漠然難斷。先生所言極是。此亦假名注音之錯誤，可復原為 Schatzkammer boek 也，Schat 者，寶也；kammer 者，室也；boek，書也，曰寶藏書可也。是書中四百十二葉，載刺絡之說。合而考之，其意迥異于荻野氏所述，故此書非譯也。不佞以為，荻野氏之書，實非西書本意。吾視先生為同志，故敢直言也。

先生惠寄家藏金瘡跌撲之書，吾略覽之，此書乃小生前信所言植林醫派所譯 Ambroise Paré 之和蘭書也。書中雖有金瘡之術，但未有整骨之法，尤其全無內科藥方。而和蘭原書如上內容皆具。此書，乃古書也，言語難解，且此書日譯之時代，和蘭之學問，不若今日之盛，故僅摘取金瘡之部分，簡略釋出。然用彼書之圖，可見 zenuw 等要緊事，是書之外，不可知也。故前書亦云，是書之日譯，以不佞視之，無可取焉。非和蘭書之全譯，右已云之。且藥名多誤，漢名多違，先生

悉洞察焉。前書所問，今雖知，然得解者十之二三，難立其用，今且勞先生待之。藥名功能，逐一吟味，明之者，漸次稟之。

又承問上述書中云，人身有所謂 Zenuw 之經七十四，其支絡不知有幾千幾萬，相當於中醫所名之何物哉。和蘭人所說之經絡，皆直視其物而定名，故大異於漢人之所立，十二經、十四經云云皆無之。如去年中奉呈高覽之解剖略圖，新譯定名為：動脈、血脈、筋、神經四者，此外再無他物焉。略圖內譯“神經”者，和蘭語曰 Zenuw。先生家藏書中之 Seinun 即此物也。Zenuw 者，漢人所未說也。動血二脈之血液升於腦內，化為靈液，由是遍佈周身。

然不溯其本源，實難曉也。先辨動脈。動脈者，和蘭語曰 slagader，其管自心臟出，分配於全身，其支末遍於一身之中，乃循環輸送滋養之血道也。又有在動脈之支末處，受其血，復歸於心臟之血道，和蘭語曰 holader，吾等譯之為“血脈”。此二脈運行往還之大小經絡及支別細條，周身所在，錯綜如織。誠若絲瓜之絲，至其細微處，目不及焉。如微破人之指，血出，以紙拭之，見若針眼者，是其二脈微細之所也。

動脈自心臟出，無片刻凝滯，流利其血，故無處不動。於近皮表處診之，可知其動也，即漢人所說動脈三部之類。又 slagader 之語，ader 者，脈也，slag 者，打也。故假漢字直譯作“動脈”。又血脈者，如上所述，自動脈細微支末處，傳受其血，歸返原處（即心臟）。血脈即於表皮所見之浮絡，漢人謂之“青脈”。刺絡之法用布條纏住（肢體）上部，可浮現血脈，此即血脈之血自下而上行之故，是血液歸路之證據也。動脈往於內側，血脈還於表層。血液之歸路曰 holgader，一名 bloedader。bloed 者，血也，故譯曰“血脈”。血脈中有名 Klapvlies 者，如簫簧，懸於管中各處，譯作“脈瓣”。此脈瓣故，血行每受阻，不得速也，徐緩逆行，故無流動。血液初於動脈中，滋養一身而終歸於心臟，故瀉血之術施於此脈（靜脈）也。和蘭書云，血有餘者曰 bloedrijk，其血有餘，病生焉。由此脈除其血，是術曰 aderlating，又名 bloedlaten，此調血之要法，致人平和之術。此血之用已終，故瀉去無害。一名“血脈”，此之故也。又和蘭脈說，間有餘血充溢血脈之中，動脈之血不得自後而傳進，故有脈絕卒倒之症。是等若得瀉血脈，動脈進，則蘇生。東方亦有俗稱“早打肩”之類，瀉紫脈而得治，理同也。

又此動血二脈之大幹，藏於腹底，並行脊骨，連結於心。大幹橫分兩旁，為通兩腎之脈管。經此管，送血於兩腎。血液中有鹹水，於腎中分離漚澄，作小水出體外。水混於血液中，運行全身，以供其用。此部分曰機里兒〔klier〕，分離血中之水。機里兒者，其狀若覆盆子，又若去皮膜之蜜柑，色淡黃，漢人未說也。和蘭醫學說其形狀，曰 spongiusachtig。spongius，乃海產之物，即本草家之玲瓏鎖也。和名曰“水吸”，或“海綿”（不知先生處方言曰何名？略舉一二，供先生覽之）。achtig 者，其義不一，此處當“樣”字，即海綿樣。海綿之狀，頗似此機里兒。此物，周身有之，主分離水血。如在皮下，分離其汗，在食道，製傳送食物之液，在胃調和食物（原文疑有脫落處），如是之類，各盡其用。

血中有水之證據試以血滴紙即可。血凝而水滲。腎臟者，一種機里兒樣之物，分離血中之水，其態恰如濾水石。每日之飲食化為血水，周行全身。如每日唯增，則難為用矣。腎臟之功，即濾

無用之水。譬如置墨汁於土器中，經一夜，則水滲透出，僅殘墨跡，理同然也。腎臟濾出之水分，傳至膀胱，化為小便，排出體外。所餘之血，歸於心臟，與新成之血一同，循環於全身。動血二脈血中之鹹水，和蘭語總稱之曰 wei〔血漿〕。皮膚次皮〔真皮〕中之機里兒，分離（血水）而自腠理出，是為汗，與成小便之水同物也。故大暑中汗多而小便少，血中之鹹水自皮表洩於外也。此物，異於為淚唾之水，故汗鹹且臭。

先生所詢 Seinun，如前所述乃 Zenuw 之誤也。上述之動血二脈分為二支，直連頭部，其血管主幹曰 tweezijdelings-boezems。tweezijdelings 者，分為兩側義也；boezems 者，元為水灣，積水之處義。即左右分開上升之義，意譯作“左右管”（會交竇）。此管從頸部，沿頭骨後部之骨縫而上，至頂之直縫，左右合為一管。至於鼻，此管又名 sikklewise-boezem。Sikklewise 者，鐮刀狀也。其管循至前頂而曲，形似鐮，故名。故直譯曰鐮管（矢狀竇）。鐮管與左右管匯集為一，在此三管匯合之處，又有一直下之管曰 vier-boezem。Vier 者，四也，左右管為一二，行中央之鐮管為三，此管當為四之故也。雖名四，然其管甚短，據其狀意譯曰“短管”。

此四管中，各有脈瓣，使血徐行。且原管中之血，由動血二脈送至頭部，其血至純也。據 Blankaart 之說，血於頭內，其常暖似溫泉。此血自其後管下，連結 peinapple-klier。pein 者，痛也；apple 者，果實也，譯為“痛果”〔松果體〕，如松果，手握則掌痛之果實，形若松果之機里兒，故譯“痛果機里兒”。此機里兒，在頭腦正中，分離動血二脈之精血，右云 Zenuw-voch 之靈液，中醫曰“髓液”，《內經》曰“髓海”。又將腦分為九宮，其中泥丸宮與此物頗相似也。即生於此部位之腦髓，乃一身主宰之根元。由此處分歧而出，大經連鼻者二，連耳者二，連臟腑者二，連舌者二，連皮表者二，下入脊骨，連兩足腹背者六十，總數合計八十。先生所藏書曰七十四，不佞翻譯之 Tableau Anatomie〔《解體新書》〕曰八十，和蘭人之學問，古亦未開如今，故稍有異同。此八十之經者，左右各四十之大經也。其支別細條，身無處不分佈，錯綜動血二脈之微細者。

《解體新書》第三篇之“格知篇”第二章曰：世奴（此翻神經）其色白二強，其原自腦與脊出也。蓋主視聽言動，且知痛癢寒熱，使諸不能動者，能自在者，以有此神經故也。見於第八篇。又同篇第二十章曰：世奴和孤都（此翻神經汁），成於腦內也，蓋四支百骸，神經所行，皆得之而能全，故名云地爾禮其牙私天（此語翻曰生氣），見於第八篇。

神經汁者，如上所述，痛果機里兒過濾精血而生。此即腦髓液，其液傳於神經，傳於八十之大經，如右所云，一身皆動。此物雖有形，其妙用也大，與漢土所云神氣之物相似，故意譯曰“神經”。此神經也，入眼，連第四膜，主視物，入耳，主聽聲音，入舌，知五味。因此，有疾則失食味。於口中，神經多集中於舌及食道下之隔膜處，以此故，誤食熱物，舌先感熱，而咽喉中不覺，至於胸，隔膜之部分亦感其熱。在一身肌膚，皮膚第二皮〔真皮〕多有神經，故皮表直接知寒熱痛癢。又包裹骨之膜多有神經，若為刀傷，皮膚及骨痛感強烈。

如此之類，譯曰神經，亦無不通也。詳細情形，望參見第八篇“神經篇”。此篇對神經之分布說明尤詳。即將出版，請先生覽之。

其微細之物，此又目之不能及者，如此細微之物，何能知之哉？先生或有不信。若以 *vergrootglas* 之器，則可知矣。此器乃擴大鏡之類，合幾層鏡片，次第相映，與千里鏡同，三層鏡片擴之，可見細微之物。此種鏡有六等，第六等鏡，可見物於二百倍。故視蚤，所見二寸餘，其腳之經絡亦能見也。有如此利器，人身經絡，其纖細之處，悉能察之。

又神經發於腦，有生命之禽獸相同。試剖一鼠，由頭及面部，皆七竅相連。心，藏神者也，此乃漢土之說也。蘭說則不然，心者，分配血液之器官，腦者，神氣之源。漢土醫學謂，天谷元神守之，自真人人身中，上有天谷泥丸，藏神之府也；又頭有九宮，中曰泥丸，九宮羅列，七竅應透，泥丸之宮，魂魄之穴也；又真頭痛者，其痛上穿風府，陷入泥丸宮，不可以藥癒，朝發夕死。蓋頭中人之根，根氣先絕也。又腦為髓之海，髓海有餘，則輕勁多力，不足則腦轉耳鳴，脛痠眩冒，目無所見。又腦者髓之海，諸髓皆屬於，故上至腦下至尾骶，皆精髓升降之道路也。

如是數語，暗合前辨之神經說也。又蘭人中風之說，云專主運動營為之神經病焉，癱瘓不仁。非動血之病，切脈則應，刺之則血出。滋養全身，血之職也，非其病，血不腐，脈亦有應，右云神經之病，故不知痛癢寒熱。由是，神經之功可照察焉。彼邦經絡之說，大略如是。

漢人之說，無有論及此神經者。以經絡為裏，支而橫者為絡。絡之別者為孫絡。《註證發微》曰：“其支別而橫者，即如肺經有列缺，橫行手陽明大腸者為絡也。”譬如，足之三陽經悉傳於三陰，足之三陰經皆起於足端，若病，或自足之踝骨以下，悉皆脫落，或以刀切落兩足，斷三陰之終，三陽之源，何以立一身哉？雖有孫絡支別之名，皆何物，不知矣。

和蘭人之說，有動血二脈之大小支別，相交如絲瓜絲，若一身懸網。縱斷某所，別處可通。一身之血能循故，若誤傷動脈之大支，前云其無瓣，無阻血者，血流不止。昔云俞穴傷，血不止，即傷此動脈之大支也。又有反關之脈，異於右之大支通筋。不佞有同藩名宮崎甚平，生來三部（手腕處的寸口、關上、尺中），尺澤（肘部）無脈應。是等若草木無枝根，唯有鬚根，棒根健，故不枯，理同也。動脈之支雖細，然並脊骨之大幹為確，故不死焉。

就先生之所說，附己之所思，錯雜之處，先生諒之。猶有疑者，先生告之。

此度翻譯《解體新書》，迄今雖略見和蘭書日譯，皆可稱為翻譯也。今雖不及自我作古之業，萬事譯法皆新制。雖有浮屠氏譯法，我等皆未學焉。唯對譯、義譯、直譯，三等譯法，可謂效彼法焉。又所用漢字，漢土以“三部、人迎”指稱動脈，而如上所論，和蘭醫學將血之流出命名為 *slagader*，故譯曰“動脈”。血之回流者，漢土雖云“青脈”，為對應“動脈”之“脈”字，如前所述，譯曰“血脈”。

漢醫另有“經脈”一熟語，常得相聞，如十二經脈云云。但何經何脈，未嘗聞也。*Zenuw* 原為全身之最重要者，故譯名用“經”字，以別於“動脈、血脈”也。漢土又有“俞穴”，位於大筋前後，此大筋，乃蘭人所說 *pees*〔腱〕之物，即 *spier*〔筋肉〕之端也。此 *spier* 之物，所謂筋，異於漢說，有頭腹尾之差別，東洋先生《藏志》曰：“筋，至其末則為肉”其筋腹之所，交於其內，如漬水之麻，其狀可曰筋膜，原一物，故譯曰筋。大抵《解體新書》之譯，有如此之趣旨。

先生，乃吾輩之同志，故言之，如有不同意見，萬望示教。

大札中所示，近來《非藏志》《非藥撰》《斥醫斷》頻出，各主私說，誹謗前人，呈醫道之亂象，所言極是。世態淺薄，同小兒之戲然，君子不恥。《新體新書》開版，眾愚諤諤，鑠金銷骨之用心，先生慮之深切，不覺感泣。或多有按劍待我之人，然若無身先士卒之覺悟，事難成也。縱擊一人，望之至也。陳勝雖敗，高祖繼起，一改秦之苛政，勝之志遂焉。我醫亦然，一度唱著實之論，正千載之誤，不佞亦待此時節矣。

欲言如林，筆紙難盡，先答先生如是，恐惶！

十月十五日

和蘭醫事問答跋（原漢文）

此書也，先大人建部先生，一時消暑之暇，所以摠平素之蓄念也，未始意於述作。衣關玄甫覲省之日，書授之。居無幾，玄甫再遊于東都，質諸杉田先生。安永癸巳歲，得杉田先生之答書，先大人之意始豁如焉。是不肖（勤）髫鬣之時，所面視也，竟使家兄游于東都，受業於杉田先生之門，留學數年北歸。是時，杉田先生，未舉男子，致書先大人，請養不肖（勤）以為子。建部先生以書辭曰：“豚兒不肖，不敢當負荷之任，設廢箕裘之業，墜名家聲聞，則何以塞不子之責於天？敢辭！”杉田先生又以書請曰，記曰：“蛾子時術之若果蛾子則余之幸也，否則，余之不幸也。幸，不幸，天也。非今日之所逆觀。”書往復者數矣，且請不已，竟養不肖（勤）以為適嗣，天明壬寅，不肖（勤）年甫弱冠，冒杉田氏，爾來侍於先生膝下十餘年矣。嫗覆之恩，昊天罔極，時術之義，責太重矣。然稟賦孱弱，加以多疾，日夜怵惕，惟懼不克負荷其薪。近時先生之業，隆行于世，從游之徒，負笈日至，先生輒示以此書，令其先知吾業之所由而入也。（勤）頃恐屢經謄寫知舛訛也，與大子煥謀，上棗梨，以貯于家塾，冀省門人謄寫知之勞，如其論說，則待世之識者矣。

寬正甲寅三月

不肖男（勤）敬識 印（田勤之印） 印（一字伯元）

鴻臺（矢+女）彭卿書 印（彭） 印（卿）

陸奧一關侍醫清庵建部先生

若狹小濱侍醫鸚齋杉田先生 問答

男 若狹小濱侍醫官 杉田（勤）士業 校正

陸奧一關醫官 衣關（敬鱗）伯龍

門人 伊豫松山醫官 安東（其馨）子蘭 輯錄

陸奧仙臺醫官 大槻（茂）子煥

参考文献

杉田伯元先生校『和蘭醫事問答』（建部清庵先生 杉田玄白先生往復書牘/問答書）東都（江戸）：須原屋善五郎，1795 年。

建部清庵、杉田玄白「和蘭醫事問答」，國書刊行會編：『文明源流叢書』（第二）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1914 年，第 381～408 頁。

松村明校注、酒井シヅ注「和蘭医事問答」，沼田次郎、松村明、佐藤昌介校注：『洋学』（上，日本思想大系 64）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76 年，第 183～226 頁。

芳賀徹譯「和蘭医事問答」，芳賀徹編：『杉田玄白 平賀源内 司馬江漢』（日本の名著 22）東京：中央公論社，1971 年，第 151～192 頁。